

科史會本《臺海采風圖考》弁言

張之傑
(本會會員)

一

筆者因出席「第九屆中國少數民族科學史研討會」(2011 年 8 月 1~4 日,西寧),於 7 月間草成論文〈六十七兩采風圖臺灣藏本探微〉。

六十七,字居魯,滿州鑲紅旗人。乾隆八年,以戶科給事中奉旨巡視臺灣,翌年三月到任。在臺期間與同事范咸纂修《重修臺灣府志》(乾隆十二年刊行),又倩工繪製《臺海采風圖》和《番社采風圖》,另著《臺海采風圖考》和《番社采風圖考》。乾隆十二年三月,遭福建巡撫陳大受參劾,以「溺職」與范咸同遭革職,在臺三年。

六十七采風圖臺灣有兩藏本: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《番社采風圖》17 幅,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《番社采風圖》12 幅、《臺海采風圖》12 幅。《番社采風圖考》共 48 條,因知《番社采風圖》可能有 48 幅。《臺海采風圖》之幅數不詳。

筆者寫作〈六十七兩采風圖臺灣藏本探微〉期間,發現從日據至今,沒有一位島內學者看過《臺海采風圖考》。至於《番社采風圖考》,臺灣大學藏有人類學家伊能嘉矩抄本,且「臺灣文獻叢刊」早已收錄,相關學者對此書皆不陌生。

現存《番社采風圖》雖非完本,但根據《番社采風圖考》,大致可知其內容。至於《臺海采風圖》,現僅存 9 幅(12 幅中有 3 幅重複),內容皆為物產(動植物)。根據青年學者何晉勳論文〈六十七兩種《采風圖》及《圖考》之關係研究〉(《臺灣研究》第六期,2008),《重修臺灣府志》引《臺海采風圖》物產 56 項(實為 54 項,何氏將「蕉」、「蕉果」各列一項,實則附屬牙蕉)、番俗 21 項。是以《臺海采風圖》似乎也包含番俗,至於還有哪些內容,則無從稽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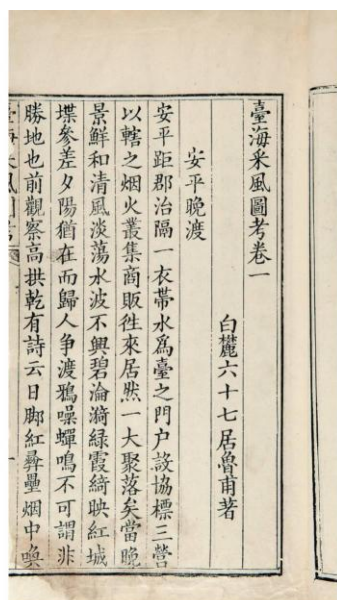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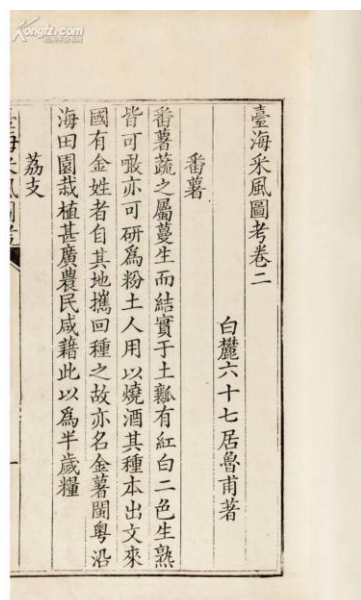
二

〈六十七兩采風圖臺灣藏本探微〉一文於 7 月 20 日殺青,隨即製作電子簡報。上網查找圖片,意外發現北京某拍賣公司刊出《臺海采風圖考》兩頁書影(卷一及卷二首頁),為誇示其珍稀,廣告上說,此書「只有國家圖書館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尚有藏本」。於是決定走訪一趟北京,將這本學者從沒引用過的古籍,介紹給臺灣學界。

「第九屆中國少數民族科學史研討會」結束,8 月 5 日一千人跟隨敦煌研究院研究員王進玉先生前往敦煌。途中談起到圖書館查閱古籍,一位學者告訴我,珍本書不能攝影、複印,只能用鉛筆(不能用鋼筆和圓珠筆)抄寫。10 日深夜回到臺北,翌日致函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羅桂環先生:

我因出席少數民族研討會,撰成一文(如附件)。文中提到的《臺海采風圖考》,臺灣看不到,從網路拍賣廣告得知,僅北京國家圖書館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尚有

藏本。我想抄寫這部書，刊登《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》第 16 期，嘉惠全球學者。抄寫的事，可能要我自己出馬。前期工作要找人去看看該書的規模（約略字數），以便決定羈京時日。您能否找位學生代為辦理此事？您請學生查明該書大概情形後，我可能於 10 月間專程去一趟北京，把全書抄回來。（8 月 11 日，12：02）



北京某拍賣公司拍賣會
網路廣告刊出《臺海采風圖
考》乾隆年間刻本兩頁書
影。該公司的廣告，引起筆
者尋覓此書的動機。

我與羅先生經常書信往返，除了切磋學問，羅先生還助我將作品張貼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網站，使大陸學者可以看到，他是該所最常和我聯絡的一位研究員。翌日羅先生回函：

我在網上查了一下目錄，本所應該有此書的抄本；中科院的圖書館則分別有乾隆刻本和油印本兩種版本。您十月份來京，時間很好。九、十月間屬於北京天高氣爽的金秋季節，既方便與新老朋友見見面，也方便到想去的地方走走。（8 月 12 日，23：09）

看來這本臺灣看不到的書，大陸還有不少呢！收到羅先生的信，立即想出一個更簡便的辦法：

謝謝告知，看來傳本比拍賣公司廣告所說的多得多。如貴所有抄本，是否可請位學生代為抄出或打出字來（我可付較高酬勞），我去時只要核對乾隆本即可。這樣可以省出時間，多看看朋友。（8 月 13 日，10：35）

這時羅先生正在休假，他要我不要急，待他恢復上班，再查一下所裡是否確有此書。過了約 10 天，羅先生來信：

據查，我所確有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一書的抄本。因為是線裝書，不好複印，我可以給您掃描一份發送過去。（8 月 26 日，23：13）

收信不禁喜出望外，隨即回信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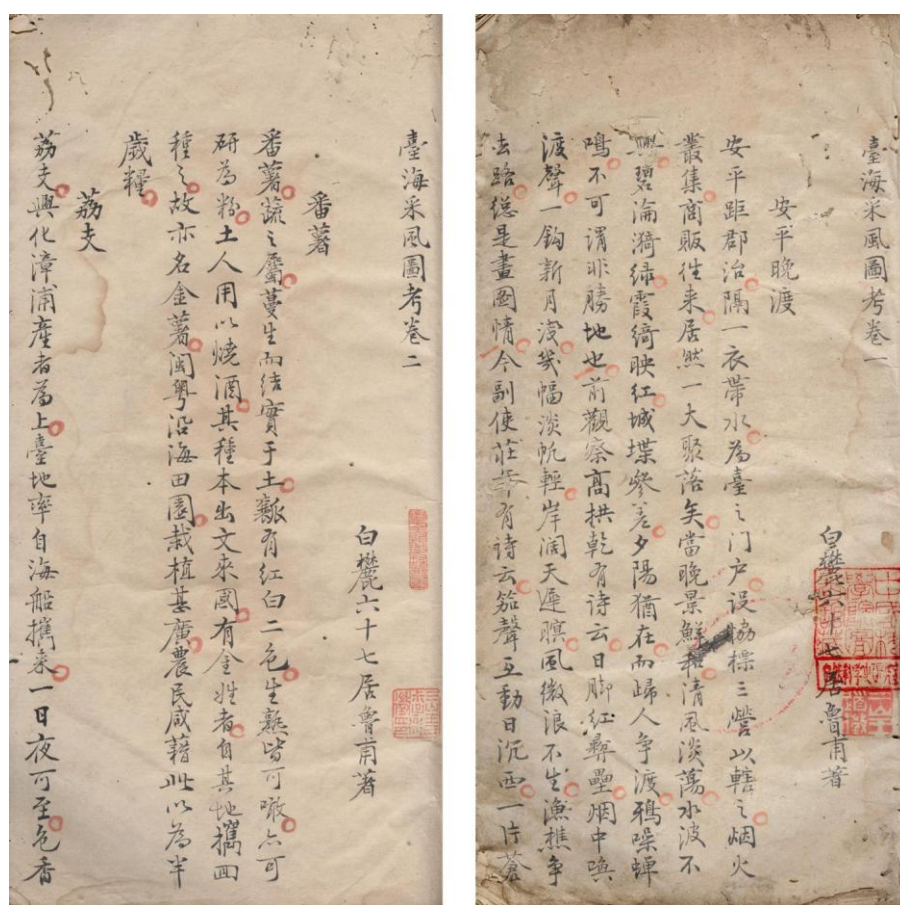
真是太好了！掃描也一樣，我可列印出來，慢慢打字。待打好字，再去一趟北京，核對刻本，就可大功告成。此事不知要怎謝您才好。在《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》第 16

期刊出時，我會寫篇短文，縷述尋覓此書經過，讓您的貢獻列入臺灣史研究吧。(8 月 27 日，9：27)

九月二日，收到羅先生的信：

您所要書稿，我已請同事李映新先生掃描完畢，並讓他發送給您。請查收。(9 月 2 日，15：02)

同日 15：16，收到李映新先生寄來的圖檔。他是透過中科院「檔案中轉站」寄的，注明「超大附件」(534MB)，我的電腦不能開，但我知道本會網管兼秘書長鐘柏鈞一定有辦法，立即轉寄給柏鈞。9 月 3 日本會例會，請他將寄來的圖檔燒成光碟，例會時交給我。是日柏鈞未出席例會。9 月 4 日，我和內人到教堂望彌撒，回到家發現信箱裡有片光碟，柏鈞已專程送來了。



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藏《臺海采風圖考》抄本卷一及卷二首頁書影。

三、

羅桂環先生請李先生掃描的 JPG 圖檔共 70 張 (其中 3 張空白頁)，平均每張 7628KB，不論怎麼放大，都清晰可辨。今夏以來，我的眼睛出了點狀況，羅先生大概體念我的眼力，才請李先生將解析度提高到這麼大吧！

因為解析度夠大，才能認出抄本的幾枚印鑑。卷一首頁鈐篆字陽刻方章「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」及簡化字陽刻扁章「自然科學史研究室」。自然科學史研究室 1957 年成立

(1975 年改制為自然科學史研究所)。抄本末頁有簡化字舊書店標價章，上書定價 3 元。此書可能於文革之前流落舊書店（文革期間不大可能有販賣線裝書的舊書店），不悉何時為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典藏。

卷一首頁還有陰刻隸書方章「三山王道徵」。三山，福州別稱；王道徵，道咸年間諸生。卷二首頁鈐有二印，上為長條形陽刻篆書閒章「閩三山王道徵叔蘭父印」，下為陽刻篆書方章「三山王氏赤子道徵印」。三枚王道徵印鑑印文，皆由長子東揚（則時）認出。我將認出印文的事告訴羅桂環先生，他回信道：

我在網上查了一下，王道徵字菽蘭，福州人，清道光年間諸生，大約是個書商兼藏書家。撰有《簡修庵避暑鈔》4 卷；成書於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，還著有《簡修庵消寒錄》6 卷。上述二書北京圖書館都有收藏。（9 月 11 日，14：03）

既然王道徵字菽蘭，何以印鑑為「叔蘭」？我將羅先生的信轉寄東揚，同日他回信解釋：

清人流行以同音字取不同的字號，故有叔蘭、菽蘭之別，此不足為奇（記得平步青《霞外攬屑》有許多例證）。王道徵另一印文「三山王氏赤子道徵印」，赤自是叔之借字。可知王道徵於其兄弟行中年紀輕，故曰叔子。大概後來從叔子又衍生出叔蘭之字，再衍生出菽蘭，顯得雅致些。（9 月 23 日，20：34）

東揚於 9 月 10 日回家，我曾送他一冊列印本。9 月 24 日來信，道出一些心得，對於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這個抄本，他說：

此稿每面 9 行，每行 25 字。第 2 頁前 3 行原來都只抄 24 字，應該是抄到第 4 行時發現錯誤，才回頭在前 3 行底下各補上一字（月、令、波）湊足字數，然後用墨筆點掉這多餘的 3 個字。這麼費事的理由應是第一美觀，第二容易和原書校對，第三若據此抄稿排印也容易。總之，這是個精抄本。（9 月 24 日，00：34）

四

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這個精抄本，除了有道咸年間福州名士王道徵的三枚印鑑，書法之精亦不多見。全書由同一人以行楷抄寫，書風近趙松雪，妍而不媚，適勁灑脫，諒非出自一般抄書匠之手。全書除最後四條，均經人以朱筆圈點。藏書人常會點書，圈點者可能就是王道徵。

筆者於 9 月 4 日（週日）取得抄本掃描光碟，是日影印店不開門，翌日至寒舍附近影印店列印四份，皆裝訂成冊，其中一冊列印成 B4 尺寸，供打字之用。我自今年 5 月下旬眼睛出了點狀況，眼睛很容易疲累，每日只能用眼兩三小時。至 9 月 10 日，已打完卷一，致函老同事朱文艾女士，請求協助校對，翌日文艾回信：“no problem. my pleasure.”（9 月 11 日，10：57）。近二十多年來，我的作品都經文艾過目。

打字工作於 9 月 18 日竣工，隨即將書稿以電郵寄給文艾，又相約翌日中午在臺大某餐廳晤面，要送她一冊列印本。當晚收到文艾的電郵，都是亂碼，隨即接到她的電話：「新買的電腦不知道怎麼附加檔案，只好用貼的，…眼睛都快看爆了，…我又不敢關機，怕檔案不見了…」我想過去看看，她說會請賣她電腦的人解決。翌日（20 日）晨，打開電腦，校對過的書稿已用附檔寄來了。文艾校出若干錯誤，並認出若干我不能確認的字，

她幫我看稿從來就不是單純校對。

五

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這個抄本雖為精抄本，但缺少序跋。原擬「十一」長假過後赴京核對刻本時抄回。9 月 12 日（中秋），收到廣西民族大學研究生張陽的賀節信，猛然想起他好像正羈留北京，於是回覆一封短信：

記得您說暫時在京工作，目前還在北京嗎？如在京，想請您到圖書館查一本書。（9 月 12 日，20:55）

今年 7 月 31 日，我從北京轉往西寧，出席「第九屆中國少數民族科學史研討會」，原定 21:10 起飛的海南航空班機，竟然延誤到 23:50！到了西寧，已是 8 月 1 日！萬輔彬教授派來接我的研究生張陽仍在機場守候，其人像貌端正，眉宇誠摯，是個典型山東男兒。我們到了酒店，已是 3 時許，搭車途中，得知他正在北京執行一個計劃，他的賀節信，勾起我的記憶，於是有上述提問。張陽回道：

我在北京還能再待一段時間，你可把要查詢的書名等信息發給我，我盡力為您尋找。（9 月 13 日，16:18）

我去信說明要他抄取序跋的事。張陽來信說，中科院圖書館、社科院圖書館他進不去，只能到國家圖書館，但他週日才有時間。我提醒他，到國圖抄寫序跋，只能用鉛筆抄。19 日，他寄來一函：

昨日去國圖才知道古籍館在北海公園旁邊的文淵閣而不在總館，他們周六、日不對外開放，我只好於本周四才能過去借閱。（9 月 19 日，09:58）

9 月 21 日，張陽發來一函，附有三個圖檔，是《臺海采風圖考》的序跋，是用鋼筆抄的，直書，遇到「天子」等字眼一律抬頭，我以為是用手機拍攝的某一抄本，去函詢問：

您傳來的抄本，是用硬筆抄的，應為民國或民國後之物。請幫我查查：此抄本是什麼時候的？國圖有無刻本？

張陽回道：

我在國圖看的是乾隆年間的刻本，因為現在這些刻本都已經不再允許拿到原書，是縮微膠片形式借閱。因拍照不是很清楚，遂用硬筆抄錄了一遍，保持了原刻本的原貌（每行的字數與原刻本同）。共參考兩個版本。（9 月 25 日，07:49）

後來張陽告訴我，文淵閣的微卷閱讀機光線強烈，他只是抄錄序跋，就為之頭暈目眩。當初計劃親自赴京抄寫，以我的情況，哪能受得了啊！承蒙羅桂環先生惠賜抄本掃描件，或許是上天的眷顧吧。

張陽還寄來兩種刊本的資料，一者標有「善本」，可見是兩個不同刻本。校勘兩版本的異同，將是今後可致力的工作之一。

序跋已提前取得，羅桂環先生所寄抄本，繕打後經文艾和東揚校對，一些疑問差不多皆已解決，只剩極少數字跡模糊或疑似抄本筆誤之處有待釐清。如不做版本校勘，我還有必要專程去一趟北京嗎？9 月 26 日晚餐時，和內人說起請張陽抄寫序跋的事，內人建議，核對刻本的事也可請他去做。我說：「已告訴幾位北京朋友了。」內人說：「他們

都知道你現在身體狀況不佳，會諒解你的。」

六

范咸的跋，和《重修臺灣縣志》卷十三（藝文）所載〈臺海采風圖跋〉一字不易。至於六十七的〈臺海采風圖考序〉，和《重修臺灣府》卷二十二（藝文）所載〈臺海采風圖序〉有些微差異，亦即「圖考序」提及增損黃叔璥（玉圃）花果圖的事：「公餘之暇，即黃侍御玉圃使槎錄所繪物產，間以己意為增損，作臺海采風圖考一卷。」「圖序」未提此事。

表一：《臺海采風圖考》內容分析。類別為筆者所擬。

類別	條目	備註	
八景	安平晚渡、沙鯤漁火、鹿耳春潮、雞籠積雪、東溟曉日、西嶼落霞、澄臺觀海、斐亭聽濤	8 條	
公務	勸農、賞番	2 條	
漢俗	竊花、蒙面、祝七娘、祀魁星、放水燈、焚紙虎	6 條	
物產	植物	刺桐、頽桐、扶桑、仙丹、七里香、鷹爪蘭、倒垂蘭、水仙、美人蕉、蓮蕉、刺毬花、交枝蓮、紗帽翅、曇花、貝多羅花、番薯、荔支、黃梨、牙蕉、番檨、檳榔、波羅蜜、菩提果、釋迦果、金瓜茄、水沙連茶、榕橋、蕭朗木、綠珊瑚、饅頭果樹、番薑、三保薑、咬人狗樹、林投樹、薑黃、番薏茹、七絃草、葉下紅、含羞草、荖草、風草、七絃竹、刺竹、觀音竹	44 條 自番薯起屬卷二
	動物	烏魚、龍蝦、海翁魚、海龍、海馬、鮫魚、倒掛鳥、長尾三娘、烏鶯、頽鶴、五鳴雞、華雞、白鳩、番鴨、野牛、山馬、黃羊、蠃蜒、蜥蜴、簸箕甲、青竹標、吞鹿蛇	22 條
	礦物	文石	1 條
	藥物	龍涎香	1 條
陋習	壓寶、鴉片	2 條	
弔古	五妃墓、夢蝶園	2 條	

黃叔璥，直隸宛平人，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進士，曾任湖廣巡按御史、浙江巡按御史。康熙六十一年，與滿人吳達禮出任首任巡視臺灣御史，在臺兩年，著有《臺海使槎錄》，該書凡 8 卷，分為《赤嵌筆談》（四卷）、《番俗六考》（三卷）、《番俗雜記》（一卷），

是研究清領初期臺灣物產及番俗的重要文獻。

《臺海使槎錄》繪有哪些物產？《赤崁筆談·雜著》：「余巡歷所至，見臺地花果有內地所無者，命工繪圖，得二十餘種；余為考其種類，辨其色味以識之。」吳王坦有〈題黃玉圃巡使臺陽花果圖〉詩（《重修臺灣府志》卷二十四·藝文），因知這二十幾幅花果圖可能題作《臺陽花果圖》。黃叔璥尚有《番社圖》，幅數不詳，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有 4 幅。《臺海使槎錄》卷八《番俗雜記》，載陸榮樞〈題黃侍御《番社圖》〉詩，即指此。

六十七在〈臺海采風圖考序〉中強調沿襲黃叔璥所繪物產，范咸在跋中也說：「其奉天子命，復留巡方也，閱宛平黃玉圃使槎錄，即其所繪臺海物產，重訂為采風圖考，而損益之。」可見《臺海采風圖》以物產為主，從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一書觀察，的確如此。

七

六十七在序中說：「作臺海采風圖考一卷」，但刻本為兩卷。將一卷析為兩卷，可能出自他人之手。六十七和范咸於乾隆十二年三月同遭革職，兩人與署臺灣道副使莊年交情甚篤。莊年為六十七《使署閒情》作序，署「乾隆十二年季春」，已是六十七與范咸離臺前夕。六十七倉促革職，兩采風圖和兩圖考未竟之處，不無可能委託莊年等好友為其善後。

《臺海采風圖考》共 88 條，約 14,700 字，依據出現次第，列為表一。其中物產佔 68 條，以北方罕見、或引自域外者為主。

何晉勳論文列出《重修臺灣府志》各卷引《臺海采風圖》物產 56 項（實為 54 項）、番俗 21 項。因而推測，《臺海采風圖》應包含物產圖及風俗圖。然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未列番俗。是《臺海采風圖》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並非密切相應？還是《臺海采風圖考》定稿時已將番俗圖析出？

就《臺海采風圖》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是否密切對應而言，圖考的 88 條，大凡引自他書，未曾目睹的動植物，都可能沒有圖繪。如引自《臺海使槎錄》的「蕭朗木」條：「…在深山中，野番盤踞，人不能取。洪水漂出，偽鄭取以為棺，實美材也。」未見其樹，如何繪圖？即使曾經親歷，如「夢蝶園」條：「在郡治小南門外。漳人李茂春，隆武舉人，遯跡來臺，構茅亭於永康里以居，名夢蝶處，今改為法華寺。」園已不存，焉能繪圖？

「圖」和「圖考」不相應，也發生在《番社采風圖》和《番社采風圖考》。史語所藏《番社采風圖》17 幅，其中「捕鹿」、「糖廊」、「守隘」不載圖考；與圖考實同名異者有：「捕魚」（圖考作射魚）、「獠採」（圖考作採實）、「迎婦」（圖考作贅婿）。

臺灣分館所藏 9 幅《臺海采風圖》，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更加不相對應。這 9 幅圖繪有動植物 40 種，其中載圖考者 19 種，未載圖考者 21 種，見表二。不免令人起疑，分館所藏 9 幅《臺海采風圖》，是否直承六十七原作？

《重修臺灣府志》所引《臺海采風圖》物產 56 項（實為 54 項），未載《臺海采風圖考》者 9 項，兩者也不相符，見表三。從這些例證可以看出，六十七兩采風圖，和圖

考問的關係並非一一相應。換言之，圖考可視為獨立著作，畫工所繪采風圖，不一定附屬圖考。

表二：臺灣分館藏《臺海采風圖》與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之關連。

類別	載《臺海采風圖考》	未載《臺海采風圖考》
動物	青竹標、蜥蜴、倒掛鳥	
植物	刺竹、金瓜茄、曇花、番花（圖考作貝多羅樹）、仙丹花、浮桑花（圖考作扶桑花）、刺桐花、荔支、番蒜（圖考作番槎）、番薯、菩提果、黃梨、芽蕉（圖考作牙蕉）、釋迦果、波羅蜜、檳榔	菊花、油菜花、魚子蘭、桂花、龍眼、椰子、紅花、番仔梳、小米、柑子蜜、西瓜、楊桃、茄子、香員、葫蘆、灣豆、番柿、黃瓜、番石榴、番麥、糠椰子

表三：《重修臺灣府志》引《臺海采風圖》物產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之關連。

類別	載《臺海采風圖考》	未載《臺海采風圖考》
動物	烏鶯、赤鳥鶴（圖考作顏鶴）、倒掛鳥、野牛、馬（圖考作山馬）、黃羊、番鴨、簸箕甲、蜥蜴、青竹標、鮫魚	
植物	番薯、金瓜茄、扶桑花、荊蓀花、曇花、貝多羅花、鷹爪蘭、倒垂蘭、水仙花、美人蕉、刺桐、顏桐、仙丹花、七里香、蓮蕉、交枝蓮、黃梨、番槎、牙蕉、荔枝、番薑、榕樹（圖考作榕橋）、饅頭果、咬人狗、林投、刺竹、觀音竹、七絃竹、荖草、薑黃、七絃草、紗帽翅、番薏茹、葉下紅草	荷蘭豆、裙帶豆、御豆、番豆、傀儡芋、番芥藍、迎年菊、土沉香樹、江南竹（註：何晉勳將「蕉」、「蕉果」各列為一項，表中已刪除。）

八

六十七在臺期間，留心臺灣奇風異俗，到任第二年（乾隆十年），開始命畫工繪製采風圖。《重修臺灣府志》卷 22（藝文）載范咸〈海東選蒐圖序〉：

…黃門六公蒞事之明年，乃命工繪為圖。…錢唐范咸心是之，乃即書其言，以並於圖之首。

可見六十七起初將其采風圖命名為《海東選蒐圖》。既名「選蒐」，又說「命工繪為圖」，可能是搜集前人圖繪，如《諸羅縣志》番俗圖、黃叔瓚《臺陽花果圖》、《番社圖》等，倩工臨摹。《臺陽花果圖》已失傳，臨摹情形不得而知，但《番社采風圖》中的捕魚、捕鹿、獐採、乘屋等圖，摹自《諸羅縣志》一目瞭然。

其後，范咸又為《番社采風圖考》作序：

…同事黃門六公，博學洽聞，留意於絕俗殊風，既作《臺海采風圖考》，俾余跋其後，復就見聞所及，自黎人起居食息之微，以及耕鑿之殊、禮讓之興，命工繪為圖若干冊，亦各有題詞，以為之考，精核似諸子。…

從以上范咸的兩篇序文，已隱約可以看出采風圖的衍變次第，即先有《海東選蒐圖》，次有《臺海采風圖》，再有《番社采風圖》。《臺海采風圖》可能是從《海東選蒐圖》擴充而成，內容包含物產和番俗。范咸與六十七領銜纂輯《重修臺灣府志》時，《番社采風圖》業已存在，但尚不完備，這從《重修臺灣府志》收錄《臺海采風圖》達 75 項（包括番俗 21 項），而收錄《番社采風圖》僅兩項可資證明。其後將《臺海采風圖》中的番俗圖析出，歸入《番社采風圖》，遂成今日面貌。

至於何時將番俗圖析出？六十七《臺海采風圖考》序，作於乾隆十一年仲春；范咸的跋，作於同年六月。著述作序、作跋時，通常已經定稿。乾隆十一年春夏之際，《重修臺灣府志》尚在編纂。《臺海采風圖考》既已定稿，纂修人員何以仍然參用舊稿？箇中矛盾如何解釋？筆者竊思，縱使采風圖有一套以上，大概也只會將圖說文案或圖考文稿交付纂修人員，其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之增刪損益、析出合併，纂修人員焉能知道？對六十七而言，重在引用其著作，至於更新與否，實屬微末。不論上述臆測是否為真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曾包含番俗，其後將番俗析出卻是事實。六十七采風圖之分合離析，其頭緒已難追索。

九

筆者根據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典藏抄本繕打時，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：《臺海采風圖考》這部從日據至今、島內學者從未看過的古籍，真正的價值在哪裡？

《臺海采風圖考》共 88 條，計 9 項，其中八景 8 條、公物 2 條、漢俗 6 條、植物 44 條、動物 22 條、礦物 1 條、藥物 1 條、陋習 2 條、弔古 2 條。重點顯然在動植物（物產）。六十七可說是黃叔瓚之後，另一位對臺灣原住民及動植物有興趣的博物學家。不過論及廣度和深度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無法和黃叔瓚的《臺海使槎錄》相比。六十七也說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係根據《臺海使槎錄》「間以己意為增損」，其中若干條直接抄自《臺海使槎錄》。

從《臺海采風圖考》的某些動植物觀察，六十七頗有實驗精神，如「風草」（颱風草）條：「余嘗命人覓得兩三株，…葉上有橫紋，如指甲痕者四，細察葉葉相似。」「鮎魚」（彈塗魚）條：「余試置于地，能跳亦能行地上，如有足者然。」「五鳴雞」條：「志稱每漏下一鼓則一鳴。余畜之署中，每漏下則鳴，或一二聲，或三四聲，不僅一鳴也。」六十七對於曾經目睹的動植物描述精確，如「林投樹」條：「林投樹，幹直，皮似柃櫚，其裏骨極堅，花紋斑駁，…葉青而長，兩旁皆刺。花似蘆荻。結實類鳳梨，熟後深黃，擘開顆顆如金鈴。」

然而，筆者認為，《臺海采風圖考》的主要價值，不在博物學方面，而是研究《臺海采風圖》的鎖鑰。未取得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之前，吾人無從確知《臺海采風圖》的內容，以致眾說紛紜。取得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之後，疑雲迷霧為之豁然開朗。《臺海采風圖考》和《臺海采風圖》雖然並非一一相應，但其內容不致超出表一所列 9 大項。筆者判斷，臺灣八景和勸能、賞番可能有圖，漢俗是否有圖存疑，動植物大部份有圖，礦物、藥物、陋習、弔古等可能無圖。

就博物學而言，《番社采風圖》的價值遠高於《臺海采風圖》。這是因為物種古今不

變，人文卻隨時代變遷。臺灣分館所藏以沒骨法繪製物產圖，美則美矣，所能傳達訊息卻有限。史語所及臺灣分館所藏《番社采風圖》，早已成為研究 18 世紀平埔族的重要史料。畫工不經意之筆，往往傳達重要訊息，舉例來說，從現存《番社采風圖》觀察，當時平埔族之畜牛以黃牛為主，這一結論無法從文本史料獲得。

十

羅桂環先生惠賜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典藏《臺海采風圖考》抄本之前，原擬赴京抄寫，我在 8 月 11 日致羅先生的信上說：「我想抄寫這部書，刊登《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》第 16 期。」此一初衷（刊登學刊第 16 期），9 月底前從未改變。9 月 24 日，與楊蘇之先生通話，談起《臺海采風圖考》的事，他建議在學會網站上增設「叢刊」欄目，將《臺海采風圖考》作為叢刊第一種。楊先生是我的畏友之一，寫作西寧研討會論文時，經常和他討論。26 日致電蘇之兄，接受其建議。既然以「中華科技史學會叢刊第一種」名義問世，即便不推出紙本，也應該有個書號。28 日填妥申請表，傳真給「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」，確立該書由我引進臺灣，算是為自己頒發一枚小勳章。

書號申請單上的書名及副書名欄，填寫「臺海采風圖考——中華科技史學會叢刊第一種」；著者及合著者欄，著者當然是六十七，我算什麼呢？幾經斟酌，填寫「六十七著，張之傑點校」。但傳出去後又覺得不妥，「點」指標點，「校」指版本校勘。我只做「點」的工作，沒做「校」的工作，怎能奢言點校！轉念一想，反正早晚會專程去一趟北京，預先填上點校，就算是預開支票吧。

然而，向國圖申請書號，只是註個冊，預開支票不傷大雅。在網站上推出，就不能貽笑大方。想了又想，就以「點註」的名義做為自己的頭銜吧。記憶所及，我看過「點校」、「校註」，從沒看過「點註」。不過為了遷就事實，自創名目又有何妨。

關於「註」，從開始繕打就有此意，只是不能決定註釋面的廣度和深度。其後思及參看者以文史學者為主，書中的典故就不註了。文史學者大多不諳動植物，古今異名的動植物、張冠李戴的動植物、訛傳不實的動植物，都得註釋。至於暗和臺灣史有關的人物和著述，考慮到參用者可能還有學生，也略加註釋。

從 8 月 11 日尋覓此書起，到這篇弁言草成，雖然遇到一些困難，在好友的協助下都一一克服了。語云：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自從 5 月底眼睛出了點狀況，益發覺得友情可貴。從 9 月 19 日起，點著眼藥水，每天寫作兩三小時，斷續寫了十幾天，才勉力將弁言寫完。原本希望國慶日在網站上推出，看來我的眼睛不會允許。行文至此，想起王摩詰詩：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」明日將是個什麼光景？只要活著，就不致一無所為。（2011/1004 晨於蝸居南軒）（補記：張陽二赴、三赴文津閣所獲，見本會網站叢刊欄目，為保持初稿樣貌，本文不作更動。1027 午於泛亞文化。）

收件日期：2011 年 10 月 5 日

定稿日期：2011 年 10 月 10 日